

太平洋瘋人院

《太平洋瘋人院》場景及人物說明

在一個破爛如廢棄倉庫的小木屋中，三個人永無止盡的重複同樣的生活。牆上有一扇疑似可以打開的門，任一個誰打開門或許就有出去的機會，但他們誰也不願意去嘗試、也不願意對方打開那扇門。他們的過去是一件可說的故事，他們的現在永遠在流失，而他們的未來則消失在無止無盡的循環中了。

場景

一個色澤陳舊、質感頹圯的老式木造房間，蛛網處處，地上散落一些碗盤與刀叉，牆上有些塗鴉，高處有窄小的氣窗。一邊的牆被一臺古董汽車撞破，車身前半還留在室內。左邊的牆上有一道巨大卻打不開的門，打的開的只有下面的狗洞。天花板的一處不斷滴答滴答地漏著水，而整個地面像地震後一般嚴重傾斜。

人物：泰勒、迷你、咖啡

泰勒穿著廉價而破舊的西裝，終日抱著同一台收音機發呆。收音機永遠播著同一首和平的歌曲，是 The Beatles 的〈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他過去曾經是充滿威勢、眾人之上的黑道大哥，現在是個精神耗弱的膽小蒼白男子，每天當音樂播到某一段落，他便會失控砸爛收音機，但卻揮不去腦中持續的音符。除此之外，多年前在極度狂暴下以香蕉噎死女友，是另一個他驅之不去的夢魘。

每當泰勒砸爛收音機，**迷你**便會一如往常地從車子的引擎蓋中爬出來，幫泰勒修理收音機。過去迷你是個平凡至極的公務員，在一次意外的災難中失去了所有，接下來便開啓了他與泰勒數十年如一日的的生活。每天的生活內容為：泰勒聽收音機、泰勒砸爛收音機、迷你修收音機、吃飯、睡覺、泰勒聽收音機……，沒有意義的交談，餐餐永遠相同，每頓都是咖哩飯配香蕉。兩人不出屋子，也沒有日光、月光的干擾，在這屋子內，幾乎沒有時間的流動。

咖啡是泰勒訂做的女人，在泰勒噎死從前的女友後，特別定製的「不容易死，而且不知道什麼是香蕉的女人」。在咖啡的身上，沒有意料外的事，也沒有令人不安的情緒，是簡易的、可以預期與掌控的對象。咖啡完全服從於泰勒的指控，打不壞、罵不哭，說話不打結、不害臊、不扭捏，是泰勒口中完全完美的女人。

「我的意思是，我並不期待過每一天，但如果日子要來，我知道天天都跟今天一樣，不會有任何改變，這令我覺得心安。」

泰勒每天企圖把永遠都關不掉的收音機關掉，他拒吃會令他想到殺死女友的香蕉，但每餐的內容都有香蕉。迷你在意外發生後曾經想要以死了斷，但卻沒有原因地永遠殺不死自己。這兩人的相對沒有任何的慾望跟動力，但他們共同面對也抗拒著永遠毫無波折的生活，恐懼每一件不在預料中的事情，也不敢離開。泰

勒在毫無感覺的咖啡身上得到了一個移情式的機械補償，迷你則在泰勒身上得到一個僵硬失序的安寧。日子日復一日的走下去，這是一個現代焦慮的寓言。

【人物】

泰勒 (TALLER)

迷你 (mini)

咖啡 (coffee)

【場景】

一個色澤陳舊、質感頹圯的木造房間。右首的牆被一臺古董奧斯汀小汽車撞破，車身有一半在室內，車頭微微的斜向下舞台。左首的牆上畫了一道巨大的門，門把是立體的，但實際上只有連接地板處的部分可以打開，大小僅容一人爬行通過。左下舞台地上有一個盤子一樣大的洞口，它的上方天花板不斷規律的滴下水來，滴入洞內卻完全沒有聲音。舞台後方的牆上畫了幾個一樣大的窗口，傾斜或參差地均勻分布在牆上。地板由右上舞台往左下舞台傾斜，但斜度不高，在可看見的範圍內亦可輕易站穩。

【時間】

每一天。

一、

燈亮時，泰勒左手著收音機站在舞台中央。他穿著黑色陳舊、式樣古老的西裝，衣服上沾到了些白色油漆與塵埃，但他穿的十分整齊，黑色的領帶筆直的被廉價的領帶夾固定在胸口。他斜斜的站著，腳緊緊的釘著地板，但整個人像為了保持平衡而向右偏著，姿態看來緊繃。隨著燈亮，收音機也漸漸傳出了音樂，是 The Beatles 的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泰勒空洞的看向前方，表情緊繃。音樂漸大，但不到迫害耳朵的程度。約 35 秒時，泰勒緩緩提起了收音機看了看，然後把它緩緩抱在胸前，緩緩地左右張望，然後抱著收音機往左邊門的走去。他的前幾步像是從地上拔起來一樣，然後才漸漸能夠較為正常的走路。他走到門前，試著緩緩拉巨大的門把，但拉不動。他緩緩地鬆開手，往上舞台走去，他的動作像是因為緊急而略略加快，推舞台後方牆上的窗，每一扇都推，每一扇都推不開。他試著推拉舞台的每處，試圖把收音機藏起來，但是都找不到。他的動作越來越快，神情看起來越來越急，越來越焦躁，歌曲漸漸從收音機以外的地方傳入，與收音機的音樂同步重疊，但他渾然不覺。歌曲進行到三分鐘時，泰勒用力把收音機往左上舞台的牆腳砸爛，收音機的音樂停止，但場內仍繼續接續著剛才的音樂。泰勒開始哭，他看起來很害怕地跌坐到地上，一路往車頭退去，碰到車頭，引擎蓋緩緩打開，迷你蜷曲在裡面，他的左手緩緩打開蓋子，一邊緩緩地起身爬

了出來，右手拿著一隻古典的鬧鐘。迷你看起來過分地安靜而專注，他把引擎蓋蓋回去，蹲在泰勒旁邊，把鬧鐘靠近泰勒的臉，就在非常靠近時，忽然做了一個被鬧鈴驚嚇的表情，音樂嘎然而止，但鬧鈴並沒有響，泰勒被嚇到了，他停止哭泣。迷你停止動作，兩人靜靜蹲、坐在車頭前。

二、

泰勒：幾點了？

迷你：不知道。

泰勒：那個鐘？

迷你：它只能當鬧鐘用。

泰勒：我不懂。

迷你：它只能當鬧鐘用。

迷你站起。

迷你：我不關心那些跟我沒有關係的事情。

泰勒：早飯吃過了嗎？

迷你：吃過了。咖哩飯。一根香蕉。

泰勒：我的意思是，已經過了早飯時間嗎？如果已經吃過了早飯，那麼現在至少應該快到中午了。

迷你：已經吃過了。

泰勒：那午餐呢？如果午餐也吃過了，現在應該至少是下午了。你懂吧？我的意思是，因為已經吃過午餐了……

迷你：（打斷泰勒的話）已經吃過了，晚餐也吃過了，宵夜也吃過了。

泰勒：噢……。那，不……（頓）你說，已經吃過早餐了？那每一餐都吃過了，現在到底是幾點？

迷你：我說我不知道。

泰勒：我只是問你剛剛吃過的一餐是什麼。

迷你：如果你三餐都吃咖哩飯跟香蕉，你怎麼分的出來哪一餐是哪一餐？泰勒，你聽著，這些事情對我來說一點也不重要。

泰勒：是……。（頓）我只是，想要知道幾點了。

迷你：你真的很奇怪。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給你一個時間。我可以讓你不必浪費時間想現在幾點，但是那有什麼意義呢？對一個三餐都吃咖哩飯跟香蕉的人，時間只是狗屁。狗屁到家，我不知道你為什麼那麼想知道。

泰勒：我無法判斷我睡了多久。

迷你：聽你在放屁，你又不知道自己幾點睡的，知道幾點起床有屁用。（頓）何況像你這樣子，活著跟死了也沒什麼分別，死了你會想知道死多久嗎？知

道死多久有屁用。

迷你坐下。

泰勒：我又作夢了。

迷你：你每一天都作夢。我睡覺時你作夢，我不睡覺時你也作夢。我上廁所你作夢，我修收音機你也作夢。你作夢到底有多了不起，不是天天在作？

泰勒：這次不一樣，我夢到一個女人。

迷你：媽的，你上她？

泰勒：不，不是這樣……但是有，我有，我們有一些關係。

迷你：一些打炮的關係？

泰勒：不是這樣的。（頓）她以前，是我的女人。

迷你：你的女人？

泰勒：我的女人。

迷你：噢，瞧不出來你以前還有過女人。

泰勒：（眼睛一亮）你不要看我現在這個樣子，以前，以前我有很多女人，手下還有很多小弟。

迷你：噢？你是大哥啊？

泰勒：對，我是大哥。我有很多女人，但最後只剩下一個。

迷你：這個女人？

泰勒：這個女人。她叫做阿女。

迷你：阿女。

泰勒：她是一個很好的女人。

迷你：怎樣好？跟你上床會吱吱歪歪叫？

泰勒：（搖頭）她是一個很好的女人。

迷你：上床不會吱歪叫的也叫好女人？

泰勒：她真是一個很好很好的女人。

迷你：怎樣好？現在還不是跑掉了？

泰勒：她沒有跑掉。

迷你：沒有跑掉？那現在這個上床不會吱歪叫的女人勒？

泰勒：死了。

迷你：（嚇到）死了？

泰勒：對啊，死了。

迷你：好端端的幹嘛死了？

泰勒：很難講……我的意思是，她本來的確是好端端的，那也是個好端端的一天，好端端的太陽……美好的陽光從窗簾中透進，咖啡很香，報紙也送來了……那是個無論如何都很好的一天。

迷你：那麼好幹嘛死了？

泰勒：很難講。但是那的確是很普通、很好的一天，一切都跟往常的每一天一樣。

她拿著咖啡壺進來幫我倒咖啡，我正在看報紙，餐桌上還放著一盆香蕉，每條都金黃圓胖，我真愛吃香蕉……我還記得我看的那則新聞，是中東的一個小教堂裡，一個老太太說她看見聖母顯靈了，於是把她十歲大還不會說話的小孫子也帶去那個教堂。後來那個小孫子忽然得急病死了……不是忽然開口說話，而是死了……老太太哭著去攻擊那座教堂。

迷你：幹他媽的世界果然什麼怪事都有。

泰勒：我真的很喜歡吃香蕉，但阿女不太喜歡……但她還是幫我買……

迷你：我看她是喜歡你的香蕉。

泰勒：那時我脾氣很不好……總之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兩個就吵起來了。（頓）阿女真是個非常好的女人，唯一的缺點就是，她長著虎牙……我討厭虎牙，她笑起來會看得到，我就叫她不要笑。（忽然笑起來）所以她買菜回來會冷冰冰地跟我說：『泰勒，這是你的香蕉。』。

迷你笑了。

泰勒：那天我們就這樣吵起來了，拿著咖啡壺跟報紙，旁邊放著香蕉……我們就這樣吵起來了。然後我就動手打她……應該說是揍她。（頓）我揍她，把她壓倒在地上，揍她的頭跟臉。然後我忽然看到桌上的香蕉，我把一整串都拿過來，坐在她身上，一根根把香蕉皮剝掉，然後全部塞到她嘴裡……全部。（頓）很奇怪，從來也沒有聽說過有人吃香蕉噎死的，但她就這樣噎死了。也許是因為我坐在她胸口害她沒法呼吸，總之她忽然開始翻白眼，開始抽噎，過了一會兒，就不動了，那時我還在往她嘴裡塞香蕉，一整個嘴巴都是香蕉……又香……又軟，阿女與香蕉，整個嘴巴都是香蕉的阿女，又香……又軟。

長沉默。

泰勒：坦白說你或許會覺得奇怪，我覺得阿女那個樣子很令人興奮。但是我當然不是想要她死，起碼在她死掉以後，是絕對不想要她死的。但這樣想根本沒辦法嘛，她死掉以前我千方百計要讓她死，死後再想這些根本一點用也沒有。然後在一個很簡單的儀式以後她就死了，簡直就像買張機票讓她出國度假一樣。

迷你：不一樣。

泰勒：我只是說在某個方面是很像的。

迷你：不一樣。

泰勒：隨便你……但我跟你說，阿女真的是不可思議。她一方面就這麼容易死掉了，另一方面卻完全死不掉，我一直覺得她還活在我旁邊。（指指身邊）就在這裡。

迷你：（害怕狀）我操你媽的！

泰勒：我只是比喻，你不喜歡也沒辦法……但她的確在這裡。（頓）這真是很抱歉的一件事。

迷你：（喃喃地）我操你媽的。

泰勒：我不知道她在這裡幹嘛，但我得爲自己想想辦法。我去了一個地方，訂做了一個女人。

迷你：你訂做了一個女人？

泰勒：對，我訂做了一個女人……我跟他們說，我需要一個不知道什麼是香蕉，而且不容易掛掉的女人來……他們真的做了一個，很快就來了，一個我指定購買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咖啡。

咖啡出場。

泰勒：咖啡真是一個很不容易死掉的女人。我是說，真的比阿女堅強多了。有幾次我還是忍不住揍了咖啡，但咖啡一點事也沒有。咖啡連想都不太會想，就某方面來說，不會思考又不會反擊的東西，不就是出氣筒嗎？（頓）就這點來說，咖啡是個很完全的女人。

迷你沉默。

泰勒：我可以請咖啡表演給你看……你想看嗎？我是說，想看一個女人表演完全不是女人，又完全是女人的樣子嗎？（不等迷你反應，興奮地對咖啡拍手）快來！咖啡！我的寶貝咖啡！快來！

咖啡轉向背對觀眾，解開圍裙面對迷你打開。

泰勒：就這樣……這只是她許多功能之一。（興奮又緊張地）你知道她最好的功能是什麼嗎？我也不知道……她有太多太好的功能……。但是你知道嗎，叫她表演尿尿給你看，也可以噢！（伸手要招呼咖啡）

迷你：拜託不要。

泰勒：啊？

迷你：拜託不要。

泰勒：你不喜歡？

迷你：拜託你把這女人收回去，我看了很不舒服。

泰勒：迷你，她還有……

迷你：拜託把她收回去。

泰勒做手勢讓咖啡回去。咖啡下場前轉過身來，嘴角可看見掛著一條晶瑩的

口水。

泰勒：我以為你會喜歡的……迷你，你為什麼不喜歡呢？不知道香蕉……又不容易掛掉。

迷你：（疲倦地）是很好，你留著吧。

泰勒：在那個地方，你也可以訂做別的女人。我去訂做咖啡的時候，一個大鬍子的傢伙剛好領走了另外一個訂做的女人……聽說那個女人會唱西班牙民謠，而且上床的時候跟幫浦一樣。

迷你：我沒有興趣。

泰勒：怎麼可能，是男人都會喜歡，像幫浦一樣的女人。

迷你：狗屁。

泰勒：什麼狗屁？

迷你：我沒有興趣。（頓）我要修收音機。

泰勒：收音機？

迷你：我要修收音機。

泰勒：你為什麼天天在修收音機？

迷你：我為什麼天天在修收音機？

泰勒：你為什麼天天在修收音機？

迷你：我為什麼天天在修收音機？媽的你為什麼天天弄壞收音機？媽的你為什麼天天弄壞收音機？媽的你為什麼天天弄壞收音機給我修？媽的你為什麼天天讓我修收音機？媽的你問這什麼狗屁問題？我為什麼天天在修收音機？

泰勒沉默。

泰勒：對不起。

迷你沉默。

泰勒：（提高一些音量）對不起。

迷你：你狗屁，你滾到一邊去。

泰勒：我不要。

迷你：你不要？

泰勒：我不要。

迷你：你幹嘛不要？

泰勒：我怕夢見她。

迷你：誰？阿女？

泰勒：對。

迷你：幹他媽的沒看過你這種膽小鬼。

兩人沉默。

泰勒：欸，說真的你不覺得……

迷你：（打斷他的話）不覺得。

泰勒：你不覺得？

迷你：不覺得。

泰勒：我是說……

迷你：你說的任何一句話都是狗屁，我通通不覺得。

泰勒：但是這個你沒聽過。

迷你：用你的邏輯任何東西都是狗屁，我通通不想聽。

泰勒：如果那時候我跟阿女沒有發生那件事的話，以後還是會發生一樣的事情……我是說……很類似的事情，可能就是殺死阿女。當然也有可能是阿女殺死我，不過因為她很溫柔……所以幾乎完全不可能。（頓）你想到底有沒有可能，我們兩個都不會殺死對方，你覺得有可能嗎？

迷你沉默。

泰勒：答案是不可能……，也許我想要殺了她，就跟我喜歡吃香蕉一樣……是一個天生的念頭。天生的，不能改變的，生下來就這樣。（頓）你懂嗎？我的意思是，生下來就喜歡吃香蕉，生下來就得殺死她。這是一種不得不，就是選擇某一天發生了。（頓）但是咖啡……你記得咖啡嗎，剛剛那個，可以對著你尿尿給你看的女人，（吃吃的笑了起來，然後忽然停止）我跟她就沒那種感覺。不是說我不愛她，而是沒有一種命定的感覺，雖然也不是忽然出現的，不過如果一輩子都沒有出現過咖啡，好像也可以；但卻不能沒有出現過阿女。（頓）不知道香蕉是什麼，不喜歡香蕉；容易掛掉；不容易掛掉。

迷你把收音機組合好了，動手轉轉旋鈕。

泰勒：我每天早上起來都大哭……我是說剛開始的時候。然後我的小弟很快就不要我了，從看不起我到離開我。他們不要一個每天起床都大哭的大哥，他媽的連我自己想想都覺得很沒有用。總之他們離開我了……他們有了別的大哥。我就這樣……變成了一個人的泰勒。

迷你：一個人的泰勒。

泰勒：（忽然被驚醒似的）對……一個人的泰勒。

迷你：泰勒。

泰勒：啊？

迷你：你聽著，泰勒，事情是這樣子的。

泰勒：嗯？

迷你：順序全都錯了。

泰勒：啊？

迷你：剛剛你跟我說的，巴拉巴拉一堆，關於阿女的事，完全不了解。我也沒有責任了解。（頓）對我而言，你剛剛說的話可以簡化成：有一天你跟阿女吵架，你把香蕉塞到阿女嘴裡噎死了她，她死了以後你很想念她，每天大哭以至於手下小弟都跑掉了。

泰勒沉默。

迷你：我的結論呢，這個世界上什麼奇怪的事都有。今天我第一次聽到有人用香蕉把自己的女人噎死。（頓）你怎麼發生這件事情的我不管。重點是，（頓）它發生了。（頓）在一個極其普通、風和日麗的早晨，（轉頭問泰勒）是這樣嗎？你剛剛是這樣說的嗎？（泰勒搖頭）不管，總之，那是一個有陽光的一天，別人應該都吃著早餐，準備送小孩去上學……或剛剛慢跑回來，正準備沖個澡然後去上班。（提高音量）但是噢，你注意，就在這一天，泰勒殺死了阿女，阿女是他的女人，泰勒是她的男人……但是泰勒生氣了……泰勒就把香蕉都塞進阿女的嘴裡……真正的香蕉。（頓，改變語氣）然後阿女就死了。（頓）在一個晴朗的早晨。

泰勒沉默。

迷你：然後泰勒就哭了。他天天哭日日哭、週週哭年年哭，哭他那個死掉的女人，或者說，哭他殺死了他的女人。（頓）這個女人殺死就沒有了。（頓）不像別的女人，殺不死……掛不掉……而且不知道香蕉是什麼。（頓）那個泰勒原本是黑社會大哥，後來因為他殺了一個女人，殺完以後每天都哭，所以他的弟弟都不要他了。（頓）然後他就變成一個人的泰勒了。一個每天提著收音機，聽著草莓田的泰勒。

泰勒沉默。

迷你：你不覺得裡面什麼東西錯了嗎……？（頓）我剛剛是說順序，不過到底是不是順序，我也不知道。我是個男人，不是個女人，我的心思沒有這麼細。（頓）但是你聽好噢，裡面一定有東西錯了。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對泰勒）那時候我還是個上班族。（頓）一個很普通、很卑微、很賤的上班族。我每天就是去上班，每天回家就是抱老婆。我一無是處，絕對是一無是處，

就是一個打從內心知道自己很普通、很卑微、很賤的人。我的岳父幫我找了一個工作，一個符合我這樣普通、卑微、很賤的工作，然後我就去上班了。上班的內容很無聊，傳真、送件、蓋印章。天氣很好，我去蓋印章，天氣不好，我也去蓋印章，你知道，早上把自己的大腿從老婆的大腿裡硬抽出來，然後換上襯衫，去公司蓋印章。如果前一天跟我老婆玩得爽，那天我的印章就會蓋的特別歪……如果那天天氣好，我就會蓋的特別好。（頓）天氣好，心情好嘛。（頓）我的辦公室裡只有兩個男人，其他全部都是女人……另外一個男人就是我老闆，整個辦公室他最大，跟他比起來我簡直卑微的像隻蛆。但是他也很普通……我知道他很普通，只不過他坐的是一張上萬元的辦公室沙發椅。我不恨他……有人恨他……有人喜歡恨自己的老闆，但是我不恨他，沒有理由嘛！我就是又普通、又卑微、又賤啊！能有一份工作做，每天還可以回家抱老婆，已經很心滿意足了。而且我們還生了三個小孩……三胞胎，你不覺得很奇妙嗎？三胞胎？怎麼會一次就出來三個？懷孕的時候，我看我老婆肚子鼓得天大，還怕她是生了病……結果她還是生了孩子，而且一次生了三個。那三個好可愛，滿地打滾……滿地打滾。（頓，對泰勒）你看噢，我說我自己又普通、又卑微、又賤，可是我從來沒有說我老婆賤……也沒有說我小孩賤。因為我心裡知道，陪我這樣一個既卑微又賤的人生活，是很不容易的。（頓）尤其在有可能生活一輩子的狀況下。（沉默）我們住在一個靠工廠的區域，也是我岳父找的……如果不是他找，可能要住工廠區……所以我們都挺滿意那個房子，樓下是一個老女人的裁縫舖，我們住二樓，很小……晚上我們五個人睡在一張床上……很難想像……有了三胞胎以後要怎麼抱老婆。但是我們過的很好，我老婆會煮飯……下了班我哪也不去……趕快回家吃她做的菜。（頓）那真的很好。

泰勒沉默。

迷你：然後有一天……當你聽到「有一天」的時候，往往是要發生什麼事了。沒錯，真的要發生什麼事了……不發生才奇怪……一切幸福的不對勁。有一天我一如往常的去上班，那天的天氣並不好，不是一個晴朗的早晨……我去上班，蓋完一批文件以後就睡著了，我做了一個夢，夢到地上有很多雞……旁邊有一個鞦韆……我的老婆在盪鞦韆，她坐在鞦韆上微笑的看著我，旁邊有一堆雞在啄米。我的老婆什麼也沒說，只是對我微笑著。我想問她，哪裡來那麼多雞啊？這是誰的雞？你在這裡幹嘛？你為什麼笑的那麼可愛？但我沒有說話，我的老婆也沒有說話，夢就醒了。醒來以後我發現我的口水流到蓋好的印章上，隔壁座位的老女人正在拍打我的臉。後來我又繼續做其他事情，傳真……跑腿……經過辦公室的時候，發現老闆正在罵我的一個同事……我心想，他應該要被解雇了吧。（頓）不瞞你說，

我真的有點幸災樂禍。然後我就吹著口哨，下班回家。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一個女人牽著一隻小狗出來散步，那隻小狗真可愛，眼睛這麼大顆，滴溜溜地望著你，嘴巴喘氣好像很開心。我想到應該要存錢了，將來等我的三胞胎長大，他們應該會想要一隻小狗……希望他們不會想要一人一隻。我吹著口哨回家，一邊想著在我們那狹小的二樓，要如何養一隻可愛的小狗而不被房東發現。我想我老婆會喜歡小狗的，她是一個心很好的女人，臉紅紅的很可愛。然後……（頓）然後……，快到我家的時候，我注意到有消防車的聲音在附近，我不以為意，繼續走……消防車的聲音越來越大，轉進我家那條路時，我發現消防車就停在我家巷口，如果……如果那裡還有我家的話。（頓）巷子太窄了，消防車進不去。不過好像也不需要了，因為燒的很乾淨……。在原本應該是我家的地方，現在空空的，簡直就像是憑空消失一樣。破爛的木板牆……窗簾……焦黑的水泥壁……那裡還有一些形狀，但我看起來就是空空如也。我不記得我有什麼反應，就算我哭著在地上打滾也不奇怪吧……但是我只記得我看到我家的樣子，空空如也……憑空消失。這一帶太窮，距離又太遠，消防車過了很久才來，坦白說，我覺得他們應該叫救護車來收屍。（頓）所有東西都一點不剩的消失了。我就在那裡，看著早上還有的我的家，奇怪傍晚就已經沒有了。

泰勒沉默。

迷你：後來我就在想，這真的很奇怪，一定有什麼東西錯了、壞掉了、忽然卡住了，才會發生這樣的事。不然這樣的事發生，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嗎？（頓）一點選擇的餘地都沒有。

長沉默。

迷你：說真的，我並不介意你天天砸壞收音機，你知道嗎？我並不介意天天幫你修收音機。（頓）甚至可以說，在某個方面看來，這樣好多了……這樣對我很好。每天我在引擎蓋裡，聽到你砸壞收音機，聽到你到處敲牆壁，聽到你哭出來，我都會覺得很開心……，因為你每天都做。你每天都做同樣的事情。然後我就同樣的用左手打開引擎蓋，右手拿著鬧鐘出來，嚇你，讓你不哭，然後我開始修收音機。（激動）你知道這有多好嗎……？你每天都做同樣的事情，每天，每天！（感動地笑，搖頭）你每天都做同樣的事情。我每天就陪著你做同樣的事情，日子每一天都可以預期。（頓）我的意思是，我並不期待過每一天，但是如果日子要來，我知道天天都跟今天一樣，不會有任何改變，這讓我覺得很心安。

泰勒看著迷你。

迷你：我只是不喜歡你問我那些問題，泰勒，我不喜歡你問我那些問題。那些問題一點意義都沒有，一點點、任何一點點意義都沒有。(頓)吃過哪一餐，現在幾點了，那對我一點意義都沒有。我不需要知道現在幾點了，而且泰勒，這裡每一餐都一樣。是早餐還是晚餐，是午餐還是宵夜，只是吃的時間不同而已，但我不需要知道時間不同……事實上，時間一樣會比較好。我在我的軌道裡很好。(頓)那些問題對你其實也沒有意義，泰勒，對你而言也沒有意義。你每天都會作夢，不管你有沒有夢到阿女，你都還是殺了她啊。那有什麼意義嗎？殺了她很久，還是才剛殺了她？

泰勒：不是這樣的。

迷你：偏偏就是這樣的。這些都沒有意義，你應該享受你訂作的沒有意義的女人，不該一直去想沒有意義的時間。(頓)你介意嗎？我說她是沒有意義的女人？

泰勒：(搖頭)沒有關係。

迷你：遲早你要明白生活的重心在哪裡，泰勒，你已經在你的軌道上了。

泰勒拍手，咖啡出來。泰勒做了一連串手勢，咖啡開始做一連串動作。咖啡做完所有動作以後，泰勒做了一個特別奇怪的手勢，咖啡開始說話。她看向空氣中某處。

咖啡：(舒服地伸懶腰) 嗯～今天九點我自然地醒過來，下床開始做早餐。我把頭髮盤起來，打開收音機放你愛的爵士樂，從冰箱拿了火腿、培根和蛋。吐司是新鮮的，我切掉吐司兩面均勻的烤一下，咖啡豆是上好的，我煮的咖啡是一流的。煎了蛋煎了培根我切好火腿，偷偷地嚐了一下發現嗯什麼都嗯的好吃。熱騰騰地端上桌，然後去院子裡拿報童剛剛送來的報紙，小狗跳小狗汪小狗叫，我說小狗你乖不要咬。我走回屋子把報紙放在桌上，嗯一份完美的早餐，煎蛋培根片火腿烤吐司，加上用上好的咖啡豆我煮的上好咖啡用上好的咖啡杯裝著，嗯今天我真是開心極了，我真是愛你愛極了喲。我把燈打開好讓你看報，我在你旁邊乖巧的洗碗掃地拖地，把牆上你的相片還有印象派扶正，擦桌子然後燙平你的襯衫。你走過來看看說嗯你真是棒極了噢，我笑著說沒什麼。你穿上西裝打好領帶上班去，我們在門廊短暫擁抱你給我一個親吻。你離開我關門，我說小狗你乖不要吵。我回到屋子打掃一切，休息時看你最愛的食譜。一天我做一種七天就有七種你最愛吃的新菜色，一天一次七天就有七次你說我棒極了。時間就這樣慢慢地過去，我嘗試著做新的菜、新的髮型新的模樣，睡個午覺做做小點心你很快就回來了。親愛的你回來了你回來了，我幫你放熱水洗澡，親愛的你累不累，我幫你按摩舒筋活血。衣服給我就好明天就會洗好燙好直直給

你，沒有一條皺紋一點髒汗一根頭髮全都沒有。親愛的你想說什麼我在這裡，我聽我聽我聽，等一下泡新鮮的茶給你。今晚的新菜色又成功了，你親吻我的額頭，我笑著說沒什麼沒什麼。晚上你看書我洗碗，我洗衣服你看新聞，又到了該上床睡覺的時間，我們一共做了三十八次，睡著前你說小乖你真棒，我說我不叫小乖叫咖啡，你說這有什麼關係呢，我說沒有關係，你睡著我也睡著，第二天起來又是新的一天。(頓) 嗯~今天九點我自然地醒過來，下床開始做早餐。我把頭髮盤起來，打開收音機放你愛的爵士樂，從冰箱拿了火腿、培根和蛋。吐司是新鮮的，我切掉吐司兩面均勻的烤一下，咖啡豆是上好的，我煮的咖啡是一流的。煎了蛋煎了培根我切好火腿，偷偷地嚐了一下發現嗯什麼都嗯的好吃……

迷你忽然轉開收音機，The Beatles 的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又響起，聲音不大，泰勒做了個手勢，咖啡停止說話。長沉默。過了一會兒，泰勒把收音機從迷你手中拿過來，抱在懷裡，然後關掉。

泰勒：你可能會覺得奇怪，為什麼我看起來一點也不像做過大哥的樣子。但是我真的沒有騙你……一方面是因為我天天哭，另外一方面，我每天、每餐，看到那一根香蕉就覺得挫敗。當然自從那件事以後我是再也不想吃香蕉了，不過因為這裡只有香蕉……咖哩飯跟香蕉，所以還是得吃。而且只吃咖哩飯也不行，因為沒有地方可以把香蕉丟掉……你看我每天想把收音機藏起來都藏不起來……如果再也不吃香蕉，香蕉就會在我身邊堆積起來……多可怕……迷你……一堆香蕉……在我旁邊。那簡直就是阿女的大獲全勝，她已經成功地來到了我身邊，用一堆香蕉的樣子出現，其實它們根本不是香蕉，它們全部都是阿女……如果我不把它們吃掉……它們很快就會恢復成阿女的形狀。(頓) 還不只這樣……每天吃香蕉的時候，我都覺得我快要噎死了……真恐怖……迷你……真恐怖。

迷你：全都錯了。

泰勒：全都錯了……真的全都錯了。

長沉默。

迷你：(站起來) 火災以後我找到了一種遊戲。你有聽過俄羅斯輪盤嗎……？手槍裡塞一顆子彈，(從口袋裡拿出一支手槍，泰勒嚇了一跳) 然後輪流朝對方跟自己的腦袋開槍。(頓) 我只有一個人，沒人陪我玩，所以我就每槍都對著自己的腦袋。那天我坐在一個工廠的後面，一個廢棄的園區，手裡拿著剛剛向別人買來的手槍，很興奮地……很興奮地……朝自己的腦袋一槍一槍的轟。(頓) 轟了很久。(頓) 我忽然覺得很奇怪……好像轟了很久……怎麼……我還坐在這裡？(頓) 打開手槍，子彈還在裡面，我又一

次下定決心，把槍直接塞到嘴巴裡，(把槍塞到嘴巴裡)然後……

迷你開槍，但沒有發生任何事。他停住所有動作，然後忽然，一口把槍的前半截像巧克力一樣咬下來。

迷你：(咀嚼著一截手槍，含糊不清地)就這樣……相當不容易死。我把手槍打開，子彈滾了下來，掉在地上，變成我老婆跟小孩的眼珠……很多顆……我有三個小孩……八顆眼珠在地上跳……然後，我整個晚上都坐在那裡沒動。(頓)很怕一動，八顆眼珠就變成十六顆……然後三十二顆……六十四顆……沒完沒了。我躲在引擎蓋裡，深怕被那些眼珠找到。(頓，笑)但那些眼珠沒有找到我……只有你找到我，除了每天問我一些狗屁問題外，就是每天哭……每天摔收音機。我過的很快樂，我想，泰勒，你帶給我快樂。

泰勒：狗屁。

迷你：你這個狗屁帶給我快樂。雖然又普通、又卑微、又賤。每天從那個該死的引擎蓋出來的時候，我都會想說太好了，又是跟以前沒什麼不同的一天。連在引擎蓋裡，我都在預演每天發生的一樣的事情。

泰勒：去你的。

迷你：隨便你怎麼說，我可是完全不介意。

泰勒坐在原地望向地板，嘴巴微微張開。迷你露出微笑，走到左下舞台的洞口邊緣，身體微向前傾，臉朝上接著天花板掉下來的水滴，喝著，並且微笑著，The Beatles 的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音樂漸出，燈漸暗。

劇終

附錄：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Let me take you down 'cause I'm going to Strawberry Fields.

Nothing is real, and nothing to get hung about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Living is easy with eyes closed.

Misunderstanding all you see.

It's getting hard to be someone but it all works out

It doesn't matter much to me.

No one I think is in my tree.

I mean it must be high or low.
That is you can't you know tune in
But it's all right. That is I think it's not too bad.

Always, no, sometimes, think it's me.
But you know I know when it's a dream.
I think, er, no, I mean, er, yes, but's it's all wrong
That is I think I disagree.